

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



大学生必读

DA XUE SHENG BI DU

雪国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

大学生必读



DA XUE SHENG BI DU

雪国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 著

叶渭渠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据《川端康成全集》新潮社 1980 年版译出

Hideko Kawabata 1980 Printed in Jap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国/(日)川端康成著;叶渭渠译. -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02.1

(大学生必读)

ISBN 7-02-003584-1

I. 雪… II. ①川…②叶… III. 中篇小说-日本-
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8499 号

责任编辑:陈 旻

责任印制:李 博

雪 国

Xue Guo

[日]川端康成

叶渭渠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3584-1/1·2732

定价 7.90 元

川端康成与《雪国》

川端康成(1899—1972)是日本著名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他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《伊豆的舞女》，名篇佳作有《雪国》、《古都》、《千只鹤》等。

《雪国》是川端康成第一部中篇小说，写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，以相对独立的短篇形式在刊物上连载。战后作了重大修改，艺术结构趋于完整。一九四八年出版定稿本。

川端在《雪国》中贯穿了对人的生命憧憬的主题思想。在作者笔下，主人公驹子是个在屈辱环境下成长的女子，她虽沦为艺妓，经历了人间沧桑，但却没有湮没在纸醉金迷的世界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，勤学苦练技艺，挣扎着追求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几年如一日地苦练歌谣、三弦琴等本领，对生活、对未来抱有希望与憧憬。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，驹子的憧憬不完全是甘美，也隐含有苦楚。这样就显得驹子这个形象更具活力，她的存在更加充实。

同时，驹子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，还表现在她对纯真爱情的热切渴望上。虽然她为未婚夫行男筹钱治病而当了艺妓，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，她仍然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，爱自己之所爱。她同岛村邂逅，便把全部爱情倾注在岛村身上。她对岛村爱得越深，就越为岛村着想，而不顾自己的得失，甚至把自己的身心都依托于对方。她对岛村的爱是纯真的，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。她对岛村的爱恋，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

依恋。但作为浪荡公子的岛村，将她对自己的爱看做是“一种美的徒劳”，而对叶子表示了爱慕之情。可以说，驹子这种苦涩的爱情，实际上是辛酸生活的一种病态的反映。

驹子的不幸遭遇，扭曲了她的灵魂，自然形成了她复杂矛盾而畸形的性格：一方面保持乡村少女那种倔强、热情、纯真和朴素的气质，一方面受岛村无情的作弄，使得心力交瘁，疾病缠身，乃至发疯的程度。她心理畸形变态，常常表露出轻浮放荡的性格。这种矛盾、变态的心理特征，增加了驹子形象的内涵深度和艺术感染力。

川端创作《雪国》之成功，首先继承和发展了日本文学传统的朦胧、内在的余情美，凸现美是属于心灵的。他对驹子的生活和爱情的描写，既不是肉欲化，也不仅仅是精神化，而是一种人情化。在他笔下，驹子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真实的哀感，一种健康的生活情趣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个女性装饰得十分妖艳、放荡，实际上却反映了她内在的悲伤，带有沉静的哀愁和咏叹。其次，充分调动和发挥日本文学的季节感，以对季节时令的描写来表现人的感情之美，并且将人的精神注入自然风物之中，达到变我为物，变物为我，物我一体的境界。比如写雪国严冬的暴雪、深秋的初雪、早春的残雪等季节的转换，景物的变化，乃至映在镜中人物的虚幻和象征，都是移入人物的精神，作为伴随人物感情的旋律来描写的。尤其是描写映着山上积雪的化妆镜中的驹子的脸，不仅以雪景托出驹子“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”，而且注入了驹子昂扬的感情。映着雪中暮景的车厢玻璃窗上的叶子的脸，形容了叶子的妖艳和美丽，移入了对叶子纯洁感情的体味，并使叶子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中，产生一种虚幻力量。还有对驹子人生道路的坎坷，以及苦苦搏斗的生活方式，用了秋虫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铺述加以暗示。还有通过星光闪耀的夜

空,严寒深沉的夜色,乃至沁人肺腑的雪夜的宁静,映衬出驹子纯真的存在。这是一种浓厚的日本式的抒情风味。

《雪国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充分运用“意识流”手法,采用象征、暗示和自由联想,来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。同时又用日本文学传统的严谨格调加以限制,使自由联想有序地展开,两者巧妙结合,达到了完美的协调。比如作家借助两面镜子(一面暮景中的镜子,一面白昼中的镜子)作为跳板,从窥见火车玻璃窗上叶子的脸,到映在白昼化妆镜中驹子的脸,又勾起映在火车玻璃窗上叶子的脸的回忆,开始把岛村从现实世界诱入到超现实的回想世界,又从梦幻回到了现实。作者通过这种有节奏的跳跃联想,一步步地唤起岛村对驹子和叶子的爱恋之情。驹子和叶子的内心世界常常是在岛村的意识流动中展露,也是属于岛村的感觉中产生的幻觉。最后叶子坠身火海,再把现实带回到梦幻的世界。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岛村和驹子、叶子的虚虚实实的三角关系。总之,川端把人物的心情、情绪朦胧化,增加感情的感觉色彩和抒情风格,表现了川端式的“意识流”独特的日本风格。

如果说,《伊豆的舞女》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,奠定了作家在日本文坛的地位,那么相隔八、九年后发表的《雪国》,就标志着川端在传统的再创造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他的创作已臻成熟,达到自己的艺术高峰,最后成为蜚声世界的名家。“康成已不仅是日本的康成,而且成为世界的康成了。”他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一席,因《雪国》的出现而当之无愧。

叶渭渠

二〇〇一年十月

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

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，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。一股冷空气席卷进来。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，仿佛向远方呼唤似的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站长先生！”

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、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，手拎提灯，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。

岛村心想：已经这么冷了吗？他向窗外望去，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，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，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。那边的白雪，早已被黑暗吞噬了。

“站长先生，是我。您好啊！”

“哟，这不是叶子姑娘吗！回家呀？天气又冷起来了。”

“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，我要谢谢您的照顾。”

“在这种地方，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。年纪轻轻，怪可怜！”

“他还是个孩子，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，拜托您了。”

“行啊。他干得很带劲，往后会忙起来的。去年也下了大雪，常常闹雪崩，火车一抛锚，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。”

“站长先生好像穿得很多，我弟弟来信说，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。”

“我都穿四件啦！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，现在一个个都得了感冒，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。”

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。

“我弟弟也喝酒了吗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

“站长先生这就回家吗？”

“我受了伤，每天都去看医生。”

“啊，这可太糟糕了。”

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，在大冷天里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的转过身来说：

“好吧，路上请多保重。”

“站长先生，我弟弟还没出来吗？”叶子的目光在雪地上搜索着，“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，拜托啦。”

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。那响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。

火车开动了，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。一直等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，她又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请您告诉我弟弟，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！”

“行啊！”站长大声答应。

叶子关上车窗，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。

这是县界的山，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，供下雪天使用。隧道南北，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。部署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二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。

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，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。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，对她越发感兴趣了。

但是，这里说的“姑娘”，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。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，岛村自然不晓得。两个人的举动很像夫妻，男的显然有病。陪伴病人，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

界限，侍候得越殷勤，看起来就越像夫妻。一个女人像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，老远看去，免不了会被人看做是夫妻。

岛村是把她一个人单独来看的，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。也许是因为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，所以增添了自己不少的感伤。

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。岛村感到百无聊赖，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的食指。因为只有这个手指，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。奇怪的是，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，印象就越模糊。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，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，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。他想着想着，不由地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。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，不知怎的，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。他大吃一惊，几乎喊出声来。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。他定神看时，什么也没有。映在玻璃窗上的，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。外面昏暗下来，车厢里的灯亮了。这样，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。然而，由于放了暖气，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，如果不揩亮玻璃，那就不像面镜子。

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，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。

岛村把脸贴近车窗，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，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。

姑娘上身微倾，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。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，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，都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。男人头靠窗边躺着，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。这是三等车厢。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，而是在斜对面。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侧身躺着的那个男人的半边脸。

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，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，可是他们刚上车时，她那种迷人的美，使他感到吃惊，不由得垂下了目光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。

映在玻璃车窗里的男人，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，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。瘦弱的身体，尽管很衰弱，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。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，绕过鼻子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，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。这像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。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，有时又会盖住鼻子。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，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，把围巾重新围好。两个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。另外，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，不时松开耷拉下来。姑娘也马上发现了这一点，给他重新裹好。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。那种姿态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这样忘记了所谓距离，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。正因为这样，岛村看见这种悲愁，没有觉得辛酸，就像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。大概这些都是在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。

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。也就是说，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。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。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，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，两者消融在一起，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。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，那种无法形容的美，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。

在遥远的山巅上空，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。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，退到远方，没有消逝，但已经黯然失色了。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，在他看来，山野那平凡的姿态越是显得更加平凡了。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，他内心反

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。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。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，遮住了窗外的暮景，然而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，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。是不是真的透明呢？这是一种错觉。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，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。定睛一看，却又扑朔迷离。车厢里也不太明亮。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。反光没有了。这使岛村看入了神，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，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。

这当儿，灯光映照在姑娘的脸上。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未能减弱窗外的灯火。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。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，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。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，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。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，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。

叶子自然没留意别人这样观察她。她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，就是把脸转向岛村那边，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，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。

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，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，他大概是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。也许岛村在看到她呼唤站长时表现出有点过分严肃，从那时候起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。

火车通过信号所时，窗外已经黑沉沉的了。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，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，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窗上，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，然而岛村却发现她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，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清的镜子了。

约莫过了半小时，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

下了车，这使他觉得好像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，所以他把头转了过去。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，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，就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。

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，正要越过路轨的时候，站务员从对面扬手加以制止。

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，挡住了他俩的身影。

前来招徕顾客的客栈掌柜，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，包住两只耳朵，登着长统胶靴，活像火场上的消防队员。一个女子站在候车室窗旁，眺望着路轨那边，她披着蓝色斗篷，蒙上了头巾。

由于车上带下来的暖气尚未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，岛村还没有感受到外面的真正寒冷。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，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吓住了。

“真冷得要穿这身衣服吗？”

“嗯，已经完全是过冬的装束了。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。今天晚上可能降到零下哩。”

“已经到零下了么？”

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冰柱，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。在雪天夜色的笼罩下，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，仿佛整个村子都静悄悄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。

“难怪啰，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，都觉得特别的冷啊。”

“去年最冷是零下二十多度哩。”

“雪呢？”

“雪嘛，平时七八尺厚，下大了恐怕有一丈二三尺吧。”

“大雪还在后头啰？”

“是啊，是在后头呢。这场雪是前几天的，只有尺把厚，已

经融化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能融化掉吗？”

“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一场大的呢。”

已经是十二月上旬了。

岛村感冒总不见好，这会儿让冷空气从不通气的鼻孔一下子冲到了脑门心，清鼻涕簌簌地流个不停，好像把脏东西都给冲了出来。

“老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？”

“嗯，还在，还在。在车站上您没看见？披着深蓝色斗篷的就是。”

“就是她？……回头可以请她来吗？”

“今天晚上？”

“是今天晚上。”

“说是老师傅的少爷坐末班车回来，她接车去了。”

在映照暮景的镜中看到叶子照拂的那个病人，原来就是岛村来会晤的这个女子的师傅的儿子。

一了解到这点，岛村感到仿佛有什么东西掠过自己的心头。但他对这种奇妙的因缘，并不觉得怎么奇怪，倒是对自己不觉得奇怪而感到奇怪。

岛村不知怎地，内心深处仿佛感到：凭着指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，与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，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大概是还没有从映照暮景的镜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吧。他无端地喃喃自语：那些暮景的流逝，难道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？

滑雪季节前的温泉客栈，是顾客最少的时候，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，已是万籁俱寂了。他在破旧的走廊上，每踏一步，都震得玻璃门微微作响。在长廊尽头账房的拐角处，亭亭玉立地站

着一个女子，她的衣服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，使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。

看到衣服下摆，岛村不由得一惊：她到底还是当艺妓了么！可是她没有向这边走来，也没有动动身子作出迎客的娇态。从老远望去，她那亭亭玉立的姿势，使他感受到一种真挚的感情。他连忙走了过去，默默地站在女子身边。女子也想绽开她那浓施粉黛的脸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变成了一副哭丧的脸。两个人就那么默然无言地向房间走去。

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，但他没有来信，也没有约会，更没有信守诺言送来舞蹈造型的书。在女子看来，准以为是他一笑了之，把自己忘了。按理说，岛村是应该首先向她赔礼道歉或解释一番的，但岛村连瞧也没瞧她，一直往前走。他觉察到她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，反而在一心倾慕自己。这就使他越发觉得此时自己无论说什么，都只会被认为是不真挚的。他被她慑服了，沉浸在美妙的喜悦之中，一直到了楼梯口，他才突然把左手伸到女子的眼前，竖起食指说：

“它最记得你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女子一把攥住他的指头，没有松开，手牵手地登上楼去。在被炉^①前，她把他的手松开时，一下子连脖子根都涨红了。为了掩饰这点，她慌慌张张地又抓住了他的手说：

“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？”

他从女子的掌心里抽出右手，伸进被炉里，然后再伸出左拳说：

“不是右手，是这个啊！”

① 日本的取暖设备。在炭炉上放个木架，罩上棉被而成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一边抿着嘴笑起来，一边掰开他的拳头，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。

“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噢，真冷啊！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凉的头发。”

“东京还没下雪吗？”

“虽然那时候你是那样说了，但我总觉得那是违心的话。要不然，年终岁末，谁还会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？”

那个时候——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，到处一片嫩绿，是登山

的季节了。

过不多久，饭桌上就将看不见新鲜的通草果了。

岛村无所事事，要唤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，最好是爬山。于是他常常独自去爬山。他在县界区的山里待了七天，一天晚上，一到温泉浴场，就让人去叫艺妓。但是女佣回话说：那天刚好庆祝新铁路落成，村里的茧房和戏棚也都用作了宴会场地，异常热闹，十二三个艺妓人手已经不够，怎么可能叫来呢？不过，老师傅家的姑娘即便去宴会上帮忙，顶多表演两三个节目就可以回来，也许她会应召前来吧。岛村再仔细地问了问，女佣作了这样简短的说明：三弦琴、舞蹈师傅家里的那位姑娘虽不是艺妓，可有时也应召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。这里没有年轻的，中年的倒很多，却不愿跳舞。这么一来，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。虽然她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，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。

岛村认为这话不可靠，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约莫过了一个钟头，女佣把女子领来，岛村不禁一愣，正了正坐姿。女子拉住站起来就要走的女佣的袖子，让她依旧坐下。

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，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。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。

她的衣著虽带几分艺妓的打扮，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在地上，而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。唯有腰带很不相称，显得很昂贵。这副样子，看起来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可怜。

女佣趁他们俩谈起山里的事，站起来就走了。然而就连从这个村子也可以望见的几座山的名字，那女子也说不齐全。岛村提不起酒兴，女子却意外坦率地谈起自己也是生长在这个雪国，在东京的酒馆当女侍时被人赎身出来，本打算将来做个日本舞蹈师傅用以维持生计，可是刚刚过了一年半，她的恩主就与世长辞了。也许从那人死后到今天的这段经历，才是她的真正身世吧。她不想把这些马上坦白出来。她说是十九岁，实际上看起来倒像有二十一二岁了。岛村这才得到一点宽慰，开始谈起歌舞伎之类的事来。她比他更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逸事。也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吧，所以津津乐道。谈着谈着，露出了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。她似乎很能把握男人的心理。尽管如此，岛村一开头就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。加上他快一个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了，内心自然热情洋溢，首先对她流露出一种依恋之情。他从山上带来的感伤，也浸染到了女子的身上。

翌日下午，女子把浴具放在过道里，顺便跑到他的房间去玩。

她正要坐下，岛村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妓来。

“你说是帮忙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”

“真讨厌！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！”

她漠然地站在窗前，眺望着县界上的重山叠峦，不觉脸颊绯红了。

“这里可没有那种人。”

“说谎。”

“这是真的嘛。”说着，她突然转过身子，坐在窗台上，“这可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啊。一切得听随艺妓的方便。说真的，我们这个客栈一概不帮这种忙。你不信，找人直接问问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替我找找看吧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干这种事呢？”

“因为我把你当做朋友嘛。以朋友相待，不向你求欢。”

“这就叫做朋友？”女子终于被激出这句带稚气的话来。接着又冒了一句：“你真了不起，居然托我办这种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山上身体是好起来了。可脑子还是迷迷糊糊，就是同你说话吧，心情也还不是那么痛快。”

女子垂下眼睑，默不作声。这么一来，岛村干脆露出男人那副无耻相来。她对此大概已经养成了一种通情达理、百依百顺的习惯。由于睫眉深黛，她那双垂下的眼睑显然更加温顺，更加娇艳了。岛村望着望着，女子的脸向左右微微地摇了摇，又泛起了一抹红晕。

“就叫个你喜欢的嘛。”

“我不是在问你吗？我初来乍到的，哪里知道谁漂亮。”

“你是说要漂亮的？”

“年轻就可以。年轻姑娘嘛，各方面都会少出差错。不要唠叨得令人讨厌就行。迷糊一点也不要紧，洁净就行了。等我想聊天的时候，就去找你。”

“我不再来了。”

“胡说。”